

良田守护人

方洪羽



我与一座城

多彩之城

牛旭斌

甘肃成县，是千年古县，也因

为县名，被称作“成功之城”。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，位于秦岭南麓的成县，被陇南大山环抱，围出开阔的盆地，满目的斑斓和丰瞻。

成县矿产资源丰富，几乎每座山都是矿山，每条沟都是矿床。这里盛产铅锌矿，一列列矿车从地下几十千米的斜井运出矿石，先运送到破碎车间，再进入磨浮车间。每天，约有超过五千吨的铅灰色石头从地下运出，经过一道道精密的采选工艺，变成闪耀着银光的铅锭、锌锭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繁华的小城，是十里八乡的孩子向往的地方。从城里回来的伙伴炫耀着莲湖公园，他们坐在旋转木马上照相，身后是亭桥与荷花。去矿山背矿的父辈们，带回来游戏机、玩具，让我特别渴望自己有一天能走出大山。

十五岁那年，我考上武都的卫校。那时全县只有一座停着十几辆班车的汽车站，为赶最早的班车，父亲带着我天不亮就出发。我们出小镇，翻山越岭，过抛沙河，天亮时赶到城里，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馄饨。外出求学三年间，我一次次路过和挥别小城，大街上穿梭着不多的汽车，有时还有毛驴、羊群赶上盘旋路。

中专毕业后我分配到乡下工作，两年后又去省城上大学，我就像过客，无缘探究小城的底细，一次次与小城失之交臂。

哥哥大学毕业去了嘉峪关工作，选择回到成县，好照应父母。那一年春天，我像飞回来的一只候鸟，工作调进小城，正式投身小城的怀抱。那一年，小城向北的路走到德贤大桥就是尽头，城市还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
那些年，我经常约朋友爬梁山，游泰山庙，去飞龙峡，上南山，走遍小城的大街小巷。我们吃遍了小城的饭馆，同谷北路的油茶麻花、煎饼，东新街的馄饨，陇南大道的岐山臊子面，口齿留香。

汶川特大地震波及成县，两年后，成县遭遇特大暴雨灾害，小城接连遭受两场重灾，都在国家扶持下重建家园。两次灾后重建，小城增添了体育馆、医院、学校、桥梁道路、水库，全县有四万多户人家从土坯房搬进了新楼房。我在小城结婚生子，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烟火，目睹了它的过往与新生。后来，我在小城购买了小区楼房，搬家那天恰逢大雪节气，纷纷瑞雪从天而降，父母高兴极了。在新家的阳台上，我望着小城一天天崛起、生长。

春风初度时，漫无边际的油菜花，满山遍野的桃花，把成县山川绘成了多彩的世界。

山披罗裙水织轻纱的小城，空气清新，负离子充裕，饱含的水气滋润着小城市喜悦的面庞。山林

间，遍布着天麻、灵芝、山茱萸、黄芪、党参、石斛、柴胡、何首乌、虎杖等多种草药，这里还有珍稀的红豆杉、楠木。成群的白鹭在河边翩翩起舞，宛如玉镜的磨坝映水库蓄满琼浆，鸡峰山自然保护区俨然一座生态大观园，引得游人纷至沓来。外地自驾游的人们，从成都、西安、兰州，沿着新修的十天高速公路，来成县旅游。

2018年3月，陇南成县机场通航。我从家门口坐上首航青岛的飞机。世世代代出行不便的人们，一时间纷纷出去看大海，登长城，游外滩，外面的世界一下子近在咫尺。

群山环抱的小城，翠绿满眼。云海中葱郁的树木一天天稠密，山下面拔地的高楼一丈丈生长，旧城改造的工地上，几十座塔吊不停地旋转、起吊。曾经逼仄破陋的北街棚户区，拆除了歪墙烂瓦，拓宽了市政道路，建起了高楼大厦，上千户回迁的群众，有了比过去明亮宽敞的新家。

到了夜晚，穿城而过的青泥河两岸，彩灯点燃火树银花，音乐喷泉别具柔情挥洒。屋内，女儿正在画画，她画了长长的火车停在站台，画了蔚蓝天空中的飞机……现在，这些我童年的憧憬，已全部成真。这些年，我常常去城边的杜甫草堂，遥想公元759年寒冬寓居此地的诗圣，如果再去他住过的飞龙峡，还能找到路吗？

我写下一篇篇文字，写我晚上下雨白天洒满阳光的小城，写陇上江南的青绿山水，写两条穿城护城挽城入怀的河流，涓涓滋养着小城的美，沿途洒下欢声笑语，尽是幸福和美好。

因山而名因水而灵的成县，有一句俗语是“谋啥啥好，干啥啥成”。除旧迎新之际，那些坐飞机从五湖四海回来的游子，和当年的我一样，满心满眼都是这多彩的故乡。



图为成县风光。

陈争强摄



前辈一起，认真做好每一次记录。

大伙儿都很喜欢这个勤快而乐观的年轻人。杨再学昼夜跟随团队在田间地头奔波，为全省鼠种调查获取了大量的基础数据。

二

回想刚参加工作时的经历，杨再学感叹，那时条件虽然苦点，但其实也不算什么，最大的困难是业务知识的缺乏。

“我从小就知道，老鼠是人人讨厌的家伙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的家乡还比较贫穷，乡亲们辛苦劳作一年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，但每年田地里的庄稼丰收在望时，老鼠就跑出来偷吃，庄稼被糟蹋得乱七八糟。一场鼠害，就会把农民丰收的希望化为泡影。乡亲们束手无策，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把老鼠消灭掉。”

那时，杨再学就在心底暗想，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为家乡人民干点实事。在高考填报志愿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业。

“我大学学的是植物保护，对动物知识并不了解。那时信息又不发达，县里资料缺乏，我只好到处找资料学习。只要听说哪里有鼠害防治的相关培训，就找机会去旁听，还经常厚着脸皮找别人借资料，借回去后熬更守夜地学习。我还常写信向外地专家、教授求救。”

边学边问，边问边干，边干边钻研。金秋十月，杨再学到乡村调研鼠害。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，这个时节，到处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。然而，当杨再学走近一处粮田时，他发现有两块并排而立但长势截然不同的稻子，其中一块田的稻穗长势很好，另一块田的稻穗却比较稀疏。再往稻田深处走，杨再学看到有几堆折断的稻穗，乱糟糟散落一地。

“我种了10多亩稻谷，看起来老鼠好像吃得不多，但这里吃一点，那里糟蹋一些，就是一大堆，每亩稻田至少损失百来斤。”说起鼠害，村民一脸的无奈。

杨再学通过调研发现，整个村子的稻谷、玉米、红薯以及大豆，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过鼠害。

为了真正达到灭鼠效果，摸清老鼠的活动规律、繁殖规律、危害规律，杨再学开始长年累月在田间地头与实验室之间往返。“现在老鼠变得越来越聪明，它们的活动规律时常发生变化，这更加需要花费时间进行排查。”杨再学说。

杨再学做笔记非常严谨细致，田间地头的每一项调查、对老鼠的每一次解剖，他都会认真研究、仔细分析、全面总结。

“杨再学记录的笔记，要用箩筐来装。”这是同事对他的评价。几十年来，杨再学记的笔记有上百本。在余庆县植保植检站，设有一间鼠害资料室，存放着30

多年来的文献材料。“研究贵州鼠害问题，我们这里的资料非常全。全国各地植保、鼠害专家经常来电来函或是亲自前来查阅资料。”杨再学自豪地说。

三

鼠害研究，是一份又脏又累的工作。“那时没有条件购置设备，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，好不容易捕捉来的老鼠常常来不及解剖就会腐烂，臭味惹来苍蝇到处飞。为了得到真实的研究数据，我忍着恶臭一个个地测量、解剖。”

30多年从事植保和鼠害研究，杨再学始终一丝不苟。

“有一次，他生病发高烧达39度，我叫他请个假，不要下乡调查了，他却说那点病算不了什么……他拖着虚弱的身体，和同事走了10余里的山路去搞调研。”杨再学的妻子刘坤芬对我说。

“老人生病、孩子发烧时，他要么在田间地头到处找老鼠，要么在实验室捣鼓老鼠，哪里还见得到他的影子？”

刘坤芬开玩笑说，老杨是老鼠的“天敌”，有他在的地方，老鼠都吓跑了。

杨再学从1996年开始任贵州农田鼠害研究协作组组长，在杨再学的带领下，防治鼠害的成绩显而易见，20世纪80年代贵州的鼠密度是15%，如今已下降到3%—5%。

一年四季，风里来雨里去。在田间地头，经常能看到杨再学的身影，他带领技术人员查看鼠害痕迹、现场讲解防鼠技巧，推广绿色防治实用技术。

单位一度经费紧张，打算取消鼠害研究这个项目。杨再学跟领导申请，希望保留研究项目。“鼠害研究非常重要，只要能保留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其实，杨再学想到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当时他每月200元的工资。

然而，他就是靠着这点微薄的工资把一个简易的鼠害研究实验室建起来了，一干就是30多年。

这些年来，杨再学共捕捉老鼠上万只，解剖分析上万次，收集各类研究数据近100万个。他为贵州农田鼠害研究收集了大量数据，为贵州农田鼠害研究协作组建立了鼠害陈列室，为贵州新增20多种、100多只鼠类的标本。

“全国的老鼠种类有200多种，贵州就有45种。东西南北环境不同，鼠害发生特点也有区别。在我们这里，黑线姬鼠的危害就特别严重，所以，鼠害防治得有针对。”

过去，农民防治鼠害的方法主要是把鼠药放在露天农田里，这样既污染环境，也容易对人畜造成危害。

杨再学通过对鼠类的长期观察，查阅大量资料，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，研制改进“毒饵站”灭鼠新技术。

“以前我家稻田总是被老鼠糟蹋，年年都损失严重。这几年，杨站长经常到田间地头教我们如何消灭老鼠，关键他教的

方法简单、见效快。”如今，余庆县龙溪镇水稻种植大户刘菊配将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200多亩，每年都是大丰收。提起杨再学，刘菊配竖起了大拇指。

“比如，我手中的这个矿泉水瓶就能灭鼠。”

“一个塑料瓶也能灭鼠？”

“不是塑料瓶能灭鼠，而是能制作一个简易的‘灭鼠器’。把瓶子两端剪掉，用铁丝固定，铁丝要留15厘米左右，用于插入地下，将药饵放在瓶中。这样，老鼠能够自由进入里面取食，而鸡、鸭、猫、狗等不能进入，实惠、安全又环保。”

如今，杨再学还时刻关注国外的方法。在他的推广下，一种不需要鼠药就可灭鼠的绿色防控技术“围栏灭鼠法”，目前已在我国各地小麦田、水稻田、大豆田、马铃薯田、玉米地、蔬菜地等生态环境类型地推广应用，效果显著。

四

30多年来，杨再学从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，成为行业内知名鼠害研究专家。其间，有不少单位邀请他去工作，并提供不错的待遇，但他都婉言谢绝了，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家乡余庆。

“我非常热爱余庆这一方热土，是余庆人民培养了我。”

他还说，无论干什么事业，只要热爱，并坚持用一生心血去钻研，在基层也可以干出成绩。面对那满墙鲜红的荣誉，杨再学没有陶醉其中，而是一如既往，默默无闻地继续开展鼠害研究工作。

杨再学说，他退休前有个愿望，那就是希望鼠害防治事业能够传承下去，培养鼠害防治的传承人，持续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好我们的粮田。

他告诉我，他很好看一个叫白智江的年轻人。“我从白智江身上，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那股干劲和拼劲。”

几年来，白智江在杨再学的带领和培养下，成为一名农艺师，也从鼠害防治研究零基础，变成了半个鼠害研究专家。白智江说，杨老师尽管临近退休，每天都还在加班加点搞研究，作为一名年轻人，自己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。

2024年，是贵州农田鼠害研究协作组成立40周年。杨再学告诉我，目前他正在主编《贵州农区鼠害研究四十周年纪实》。“这本纪实主要记录贵州农田鼠害研究协作组4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，希望能为各地的植保及鼠害研究提供参考。”

从余庆县植保植检站出来，冬日的暖阳照在身上，让人倍感温暖，蓝天白云，格外明净。杨再学和我在门口合了一张影，就匆忙前往百公里外的关庄镇狮山村为村民开展鼠害防治培训去了……

题图为余庆粮田风光。

周磊摄
制图：赵偲汝

江北的雪

朱明东

一场洁白的盛典不期而至。

朵朵雪花在空中缓缓地飘、慢慢地舞，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，一层一层往下落。这就是哈尔滨江北的雪，江北冬日里声势浩大的雪。

初识江北的雪是儿时的一个早晨。祖父端着一盆豆腐冒雪而归，一缕狂欢的风雪尾随热腾腾的豆香袭进屋内。透过结冰的窗户向外张望，漫天的雪花，像大雾在弥漫，像柳絮在飘飞，更像卷着浪花的海水在汹涌。房前房后，院里院外，银白一片。想出门，门却推不开。

下雪前，母亲回娘家看姥姥。我想跟着去，母亲说：“好好做寒假作业，雪停了天晴了，妈就回来了。”那两天，雪花晶莹了我的梦。第三天早上，阳光透过霜漫的玻璃，将我从梦中唤醒。呀，雪住了，天晴

了，妈妈要回来啦！我兴奋地穿好衣服跑出门。雪霁一片新色，满村的雪，满村的白。脚下的雪更厚实，踩在上面，雪会欢快地发出“咯吱咯吱”声。村西头那些老杨树上高高低低挂满了“棉絮”，微风一吹，枝头就一抖；再一吹，“棉絮”就落了一地。

前方的路和田野连成了白茫茫一片。西北那边有姥爷家，母亲定会打那里返回来。眼睛望得有些疼，用手揉了揉，田野上有个红点正向这边移动。是母亲！母亲头扎围巾，一身红棉袄，挎着小竹篮，向我走来……

孩子沉湎在深深的雪梦中，田野、山林、乡村和城镇静谧而安然。月光下，江北成了平静的海洋，到处闪烁着银色的光。天蒙蒙亮，父亲领着我到哥哥去二十多里外的小镇赶集。脚下的雪更加厚实

了，大大的雪爬犁滑得越发自由。我和哥哥坐在爬犁上，父亲轻快地拉着。太阳升起来了，辽阔的江北大地新光浮跃，熠熠生辉。赶集回来，天近黄昏，去时还舒缓的田野忽然刮起了大风。风卷着雪刮过来，向我们起劲儿地冲击着。我和哥哥有些害怕，躲在父亲身后不敢往前走。父亲安慰道：“别怕，前面就到家了。”

大雪小雪下了几十年，离家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故乡。曾被红棉袄映衬的田野，曾刮着风雪的江北大地，如今已成为国家级新区。看，江北的雪片片如鹅毛，纷纷扬扬；看，江北的雪轻轻盈盈，朵朵绽放。落在树上，树上开满了银色的花儿；落在人身上，人瞬间清爽；落在车上，车上就载满了力量；落在窗台上，窗台上就闪烁温暖的光。雪花有情，江北的大地朴实而热

情。在这样的大地上，归乡的游子怎能不欣慰？

在我看来，没有雪花的飞舞，江北大地就少了一份冬日独有的美感。江北，有飞雪迎春的信念，更有桃花盛开的期待。在冰雪大世界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雪的无畏光芒。数十台造雪机一字排开，正以每小时三十立方的速度与天然雪共同打造着江北的新童话。五光十色的冰灯引导着雪飞舞的方向，最美的摩天轮成为江北新地标，与江北美丽的夜色和星空融为一体。

银的大地，银的楼宇，银的江岸，到处都是雪的欢腾。几个孩子在小区门前堆雪人打雪仗，活泼而热闹。我情不自禁地抓起一把雪，向湛蓝的天空抛去。顿时，片片银屑如蝶飞舞，在空中动着唱着歌儿，似在传递春的消息……

大地